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 & INTERPRETATION

HERMES

刘小枫 ● 主编



[丹麦]基尔克果 Kierkegaard ● 著

(上部) 或此或彼

(Part I) Either / Or

阎 嘉 ● 译

华夏出版社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HERMES
CLASSIC & INTERPRETATION

刘小枫●主编



(上部) 或此或彼

(Part I) Either / Or

[丹麦]基尔克果 Kierkegaard | 著

阎嘉 | 译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或此或彼.(上下部)/〔丹麦〕基尔克果著;阎嘉译.

-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1

(西方传统:经典与解释/刘小枫主编)

ISBN 978-7-5080-4058-5

I. 或… II. ①基… ②阎… III. 哲学理论-丹麦-近代

IV. B53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04379 号

或此或彼(上下部)

〔丹麦〕基尔克果 著

阎 嘉 译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10002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世界知识印刷厂

版 次: 2007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7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1/32 开

印 张: 36.5

字 数: 916 千字

定 价: 69.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HERMES

在古希腊神话中，赫耳墨斯是宙斯和迈亚的儿子，奥林波斯神们的信使，道路与边界之神，睡眠与梦想之神，死者的向导，演说者、商人、小偷、旅者和牧人的保护神——解释学（Hermeneutic）一词便来自赫耳墨斯（Hermes）之名。

缘 起

自严复译泰西政法诸书至本世纪四十年代，汉语学界中的有识之士深感与西学相遇乃汉语思想史无前例的重大事变，孜孜以求西学堂奥，凭着个人的禀赋和志趣选译西学经典，翻译大家辈出。可以理解的是，其时学界对西方思想统绪的认识刚刚起步，选择西学经典难免带有相当的随意性。

五十年代后期，新中国政府规范西学经典译业，整编四十年代遗稿，统一制订新的选题计划，几十年来寸累铢积，至八十年代中期形成振裘挈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体系。虽然开牖后学之功万不容没，这套名著体系的设计仍受当时学界的教条主义限制。“思想不外义理和制度两端”（康有为语），涉及义理和制度的西方思想典籍未有译成汉语的，实际未在少数。

八十年代中期，新一代学人感到通盘重新考虑“西学名著”清单的迫切性，创设“现代西方学术文库”。虽然从选译现代西学经典入手，这一学术战略实际基于悉心疏理西学传统流变、逐渐重建西方思想汉译典籍系统的长远考虑，翻译之举若非因历史偶然而中断，势必向古典西学方向推进。

九十年代以来，西学翻译又蔚成风气，丛书迭出，名目繁多。不过，正如科学不等于技术，思想也不等于科学。无论学界选译了多少新兴学科，仍似乎与清末以来汉语思想致力认识西方思想大传统这一未竟前业不大相干。晚近十余年来，欧美学界重新翻译和解释古典思想经典成就斐然，汉语学界若仅仅务竞新奇，紧

跟时下“主义”流变以求适时，西学研究终不免以支庶续大统。

西方思想经典即便都译成了汉语，不等于汉语学界有了解读能力。西学典籍的汉译历史虽然仅仅百年，积累已经不菲，学界的读解似乎仍然在吃夹生饭——甚至吃生米，消化不了。翻译西方学界诠释西学经典的论著，充分利用西方学界整理旧故的稳妥成就，於庚续清末以来学界理解西方思想传统的未尽之业意义重大。译界并非不热心翻译西方学界的研究论著，甚至不乏庞大译丛之举。显而易见的是，这类翻译的选题基本上停留在通史或评传阶段，未能向有解释深度的细读方面迈进。设计这套“西方传统：经典与解释”，旨在推进学界对西方思想大传统的深度理解。选题除顾及诸多亟待填补的研究空白（包括一些经典著作的翻译），尤其注重选择思想大家和笃行纯学的思想史家对经典的解读。

编、译者深感汉语思想与西学接榫的历史重负含义深远，亦知译业安有不百年积之而可一朝有成。

刘小枫

2000年10月于北京

中译本说明

二十多年前，当我从基尔克果、陀思妥耶夫斯基、尼采那里得知，虚无主义就是由康德、黑格尔哲学一手造成的，真有如晴天霹雳——但把康德形而上学为何会引出虚无主义这一点想明白，却花费了不少时日；与自己过去对康德的盲目迷拜决裂，则又花费了好些时光；接下来再想如何切掉德国古典哲学的虚无主义瓜藤，又流逝了不少生命的岁月。

在这段思想史的摸索过程中，基尔克果（Søren Kierkegaard）始终伴随着我。这位思想家一生下来身体就不怎么好，经历世上的时光不长（1813 生—1855 初冬病逝），却留下了不少卓见高超、才思精微的著作：《佯谬的概念》（1841，博士论文），《或此或彼》（1843），《反复》（1843），《恐惧与颤栗》（1843），《哲学片段》（1844），《不安的概念》（1844），《人生道路的诸阶段》（1845），《〈哲学片断〉最后的非学术性附言》（1846），《致死的痼疾》（1849），《基督徒的历练》（1850），且大多写成于三十至四十岁之间。在这些著作中，最令我入迷也最让我费解的，便是这部《或此或彼》（上下，我当时用的德文版亦分为两卷）。首先让我惊讶的是：哲学书也可以这样子来写——很久以后我才知道，其实，西方的好些哲学大书本来就是这样子写的。就文体和形式而言，《或此或彼》与从色诺芬的《居鲁士劝学录》到卢梭的《爱弥儿》的写作传统俎豆相承，德意志浪漫派的“精神领袖”小施勒格尔的《卢琴德》（*Lucinde*, 1799）大概要算是距离基尔克果最

近这类作品，而且很有可能是在与它较劲（基尔克果是最早站在德国古典哲学视野之外来反驳德意志浪漫派的大哲人）。

基尔克果也写过比较“学术化”的著作，这方面的最高成就便是他作为绝笔书来写的《〈哲学片断〉最后的非学术性附言》（通常简称《最后的非学术性附言》，阎嘉中译本将由华夏出版社出版）。如果《或此或彼》和《最后的非学术性附言》可以算作基尔克果短暂的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那么，我们不禁想问：基尔克果为什么一手写《或此或彼》一类小说似的甚至可以说是杂乱无章的东西，一手写《最后的非学术性附言》（以及《哲学片段》《不安的概念》）一类学究化的东西呢？他写的东西，从今天的学科划分来看，怎么老是变来变去？不消说，要是基尔克果生活在当今，如此搞学问肯定连副教授职称都评不上（遑论教授、博导）。

一旦深入阅读西方的古典传统便可以发现，这种“两面派”甚至“三股叉”式的写作方式（基尔克果的作品中还有宗教祷文一类），同样是一种“传统”——尤其某个柏拉图派的传统。奥古斯丁有个同乡和前辈名叫阿普勒伊乌斯（Apuleius，约公元120-？），他自称是个 *philosophus platonicus* [柏拉图派哲人]（确实在雅典的柏拉图学园留过学），在文学史上以万花筒式结构（或者说结构乱七八糟）的小说 *Metamorphoses*（《变形记》，又译《金驴记》或《驴皮记》）留名。但学过古典学的人士都知道，他还有 *De deo Socratis*（《论苏格拉底的神》）和 *De Platone et eius dogmate*（《论柏拉图及其教诲》）一类的东西传世——可惜还有好些哲学对话、音乐论、宗教祷告歌失传了。基尔克果对古希腊—罗马的古典作品很熟悉，从博士论文《佯谬的概念》中可以看出，他的古典语文学功夫肯定相当棒。

对于我自己来说，理解基尔克果始终非常困难，可以说是长期以来积疑未明。西方写哲学史教科书的教授们向来从所谓“存在主义哲学”角度来解释基尔克果，但这种解释角度明显有问题：

基尔克果极大地影响了 20 世纪出场的存在主义哲学，却不等于基尔克果就是个“存在主义哲学家”。洛维特从克服德国虚无主义的角度深入思考基尔克果，而且常拿尼采对虚无主义的克服来作比较，这样的理解尝试恐怕算得上恰切的进路——可是，施特劳斯在写给洛维特的信中却责备他“冤枉了基尔克果”（参见施特劳斯等，《回归古典政治哲学》，朱雁冰、何鸿藻译，北京：华夏版，2006，页 107-109，亦参页 125）。

在这封 1933 年写给洛维特的信中，施特劳斯剖析了洛维特对基尔克果和尼采克服虚无主义的尝试所作的比较。细细读来，施特劳斯的意思似乎是：洛维特既没有真正理解基尔克果也没有恰切地理解尼采——难怪他会在同时给克莱因的信中说，他对洛维特的分析提出了“〔语气温和〕但却是毁灭性的批评”（施特劳斯等，《回归古典政治哲学》，前揭，页 114）。

施特劳斯后来在某个地方说过：基尔克果在哲学上和神学上都非常好——按照施特劳斯对哲学与神学相互关系的看法，这话的意思起码意味着，基尔克果从来不去搞什么“哲学的神学”或“神学的哲学”，而是各搞各的。

施特劳斯欣赏基尔克果，不等于他赞同基尔克果克服虚无主义的方式。

为什么不赞同？

海德格尔起初也欣赏基尔克果克服虚无主义的方式，但他后来（用施特劳斯的话来说）“从基尔克果向尼采急转弯”——施特劳斯觉得，这种“转弯”倒是对自己的路子（参见施特劳斯等，《回归古典政治哲学》，前揭，页 349），但他却并没有跟着海德格尔的路向跑。

为什么？换言之，拒绝海德格尔的思想路向出于什么思想上的理由？

我以为，施特劳斯自己的著作已经把这一理由讲得很透彻了。

我相信，施特劳斯欣赏基尔克果，还因为他的小说似的写作方式。施特劳斯在好些地方一再说到过，以写小说或戏剧（对话是其变体）的方式来表达哲学是古典哲人的一种传统，如此写作方式绝非搞着好玩儿，而是自有其古义弘深的理由。不幸的是，在康德哲学影响下，这种写作方式几乎被遗忘了——换言之，古典哲学中的那个与哲人性命攸关的理由被遗弃了。

就此而言，《或此或彼》这部作品的思想史意义实在不可小觑——仅仅谋篇布局、作者身位以及文体的移步换影，就已经让我们伤透脑筋。毫无疑问，如果这部作品有后人踏实的笺注，我们读起来会比较有所收获；否则只会一头雾水，再不然就是截取其中的片段搞“曾经男人的三少女”一类来破碎大道。可是，话说回来，要给这样的作品做笺注，谈何容易！亨格夫妇（Howard V. Hong / Edna H. Hong）看来是一对基尔克果迷，他们合作搞的英译本竭尽全力做了不少注释（Princeton Uni. Press, 1987），实在难能可贵——阎嘉教授的这个中译本悉数采纳了这些注释，一些地方还加了译者自己的说明性译注，使得我们不至于像读光溜溜的译本那样，无从略窥户牖。

与丹麦的学人一谈起基尔克果，他多半会对你说：这个名字的原文是教堂（kierke）与墓地（gaard）的复合词（哥本哈根大学汉学系的一位教授还对我说：“基尔克果”这个中文译名更切合丹麦原文的发音）。于是乎，基尔克果这个人的在世命运与基督教的历史运程维系在一起。无论就个人还是时代的处境而言，思想者持有何种个人信念是一回事情，思想史难题的解决是另一回事情——施特劳斯一生多次私下和公开称赞高举启示神学大旗的卡尔·巴特，在私信中还拿他来贬抑海德格尔其人（参见施特劳斯等，《回归古典政治哲学》，前掲，页123）。如果说基尔克果的名字喻指 kierke 与 gaard 的某种关联，那么，他的问题恐怕恰恰在于未将基督教与前基督教的古代划分开来，从而使得古今之争蔽而未明。倘若如此，我们又当如何理解他从一开始就对“苏格拉底问题”（参见《佯谬的概

念》和《哲学片断》)的关注呢?

说到底,要真正把《或此或彼》读透彻,看来还得拿他的另一部大著《最后的非学术性附言》来对勘。

刘小枫

2006年10月于中山大学哲学系

《或此或彼》的成书经过

亨 格

基尔克果在 1846 年的一则日记中称,《或此或彼》是在“封闭的、枷锁般的、桶箍似的 11 个月里”写成的。

在那时之前至多只写了一页(《诗篇》)。就其本身而言,我在后来所有的著作上则花了较多的时间。《或此或彼》的大部分内容只写过两遍(当然,除了我在散步时想出了结果的内容之外,但实情总是如此);如今,我通常要写三遍。^①

这部作品的萌芽和形成大概始于基尔克果 1841 年 10 月 25 日赴柏林之前的几个月——在多变故的 9 月至 10 月期间,他解除了与奥尔森(Regine Olsen)的婚约,^② 发表了他的学位论文《佯谬的概念》并进行了答辩。^③ 在 1841 年 10 月 31 日发自柏林的第一封信中,基尔克果对他的老朋友波埃森(Emil Boesen)写道:

我有很多事情要考虑,我在受到巨大的创造力的妨碍。
到目前为止,我毫无机会让它持续不断的压力消失……^④

① 《日记与论文》卷 5 (《论文》卷 7 - A92), 页 5931。

② 时间为 1841 年 10 月 11 日。

③ 论文发表于 1841 年 9 月 16 日,答辩于同年 9 月 29 日进行。

④ 《基尔克果:书信与文献》(*Kierkegaard: Letters and Documents*, 以下简称《书信》),第 99 封信,《文集》卷 25,页 89 - 90。

然而，他在1842年1月6日向波埃森报告说：

我正在努力工作。这样，你会看见我依然如故，我将告诉你，我又写下了《或此或彼》的一个主要段落。工作进展不快，但这是由于它并非一部解说性的作品，而是一种纯粹的创造，它以一种十分特殊的方式要求人进入那种心境。^①

1842年11月，^②《或此或彼》的编者序言完成了，这部两卷本的著作于1843年2月20日出版。

在赴柏林之前，基尔克果已经写下了威廉法官（Judge William）的《婚姻的审美效力》的草稿，随后在柏林和哥本哈根写下了第一卷的大部分内容。^③

他在1842年2月写信给波埃森说：

我在今年春天返回哥本哈根是绝对必需的。因为我要么是到春天时完成《或此或彼》，否则就再也完不成。书名近似于你所知道的。我希望你在我们之间保守住这一点。对我而言，匿名是极其重要的……

《或此或彼》确乎是个很不错的书名。它活泼有趣，同时又具有一种思辨的意味。但由于我自己的缘故，我不会过早地剥夺你的乐趣。

今年冬天在柏林对我具有极大的意义。我已做了很多工作。当你考虑到我每天要听3，4个小时的讲演，有

① 《书信》，第62封信，《文集》卷25，页123。

② 参见《日记与论文》卷5，页5568（《论文》卷3-B189）。

③ 参见《对我的著述事业的看法》，《文集》卷22；《书信》，第54封信，《文集》卷25，页104。

一堂日常语言课，还有那么多东西要写（并不顾在开头时不得不花大量时间记下谢林的讲演，^①并抄写清晰），要读大量书籍，我无法抱怨。还有我遭受的一切痛苦，我的全部独白！我强烈感到无法长此以往；我从不期望如此；但我可以短暂地、更加集中地如此。^②

谢林在外延和内涵两方面都说了些没完没了的废话。我将离开柏林赶回哥本哈根，但你能理解，并非受到一种新的束缚，哦，不是，因为我现在比以往更加强烈地感到需要自由。一个拥有我这种怪癖的人应当拥有自由，知道他在生活中遇上一种本身能约束他的力量。我将到哥本哈根去完成《或此或彼》。它是我所钟爱的打算，而且我生存于其中。你将看到这一打算不会被轻视。我的生命决不可能被认为完结了。我感到身上仍然还有着巨大的才智。

我的确欠谢林一些东西。因为我已知道我喜欢旅游，纵然不是因为研究的缘故。一旦完成了《或此或彼》，我又将像一只幸福的鸟儿一样飞走。我必须旅行。以前我对此从不爱好，但我先得完成《或此或彼》，只有在哥本哈根才能完成它。^③

尽管早期写下的日记只有几则用在了《或此或彼》的《诗

① 1841年，谢林（Friedrich Wilhelm Joseph Schelling, 1775-1854）从慕尼黑应邀任柏林大学哲学教授。他关于启示中的哲学的讲演是基尔克果赴柏林的主要原因。讲演吸引了来自欧洲各地的听众，包括布克哈特（Jakob Burkhart）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

② 《书信》，第68封信，《文集》卷25，页137-138。

③ 《书信》，第69封信，页139。

篇》中,^①但早期的内容在语气和主旨方面仍然是现在时。A先生(Mr. A)的讥讽,尤其是在《诗篇》和《轮制作》中,反映了一种“浮士德式的怀疑”语气,^②同《佯谬的概念》中把讽刺称为“一种受到控制的要素。讽刺的真理”相比照,体现了绝望的唯美主义的讽刺。^③在另一方面,《勾引家日记》^④是《讽刺》中所讨论的浪漫的个人主义的一个明确范例,^⑤是施莱格尔(Friedrich Schlegel)所称的生活是“一件艺术品”、是一种“轻盈活泼之舞”的详尽描述。^⑥基尔克果首次使用的标题《或此或彼》也可在《讽刺》中发现其拉丁文形式“*aut/aut*”。^⑦后来,丹麦文的表述形式在哥本哈根街头流传开来。正如基尔克果评论的:

① “倘若在《或此或彼》出版时我还没有决定不采用任何旧材料的话,那么我在仔细检查自己的文章时就会发现一些本可以运用得非常好的警句。今天我发现了以下一小段写上去的文字:‘我是那么疲乏,以至觉得需要一种永恒的歇息,是那么忧虑,以至觉得需要永远忘却自己的悲哀;我但愿能长眠,以至将唤醒一位老者,然后又可躺下长眠不醒’”(《日记与论文》卷5,页5631)。

② 这是希尔施(Emanuel Hirsch)的描述。参见《增补》,页453和注释1。

③ 《文集》卷2。

④ “在Forposten(1843年3月26日)的一篇评论中,我见到它相当贴切地指出这种记叙体不叫勾引家日记,而叫那勾引家的日记,使人想到它是真正最重要的方法,而非约翰尼斯(Johannes)或柯德丽娅(Cordelia)的描绘”(《日记与论文》卷5,页5633[《论文》卷4A231])。

⑤ 参见《讽刺》,《文集》卷2。

⑥ 施莱格尔, *Lucinde* (Berlin: 1799), 页206, 299。

⑦ 参见《讽刺》,《文集》卷2。哲学教授西伯恩(Frederik Christian Sibbern)在对海伯格(Johan Ludvig Heiberg)的《思辨观念日记》(*Journal for den speculative Idee*)的长篇评论里一个论矛盾原理的段落中使用了拉丁文形式。明斯特主教(Bishop Jacob Peter Mynster)在反对黑格尔、博恩曼(Johan Alfred Bornemann)和海伯格、讨论矛盾原理的《理性主义、超自然主义》(*Rationalisme, Supernaturalisme*)中也使用了这一词组。参见《关于〈哲学片论〉的非科学最后附言》,《文集》卷12。

我毫无权威，只是个诗人——但十分奇怪，这里到处，甚至在街头，我都遇到“或此或彼”这名称。^①

尽管有《或此或彼》这一标题和两卷本的出版物所表明的那种张力，但基尔克果却把这部著作看作是具有“一个从头一个词到最后一个词的计划”，^②有一种极难为他的同代人所具备的观点。经过辩证平衡的两卷本的结合在那时被忽略了，并不奇怪的是，后来的读者一般都未能将《或此或彼》与其他使用假名的和标有基尔克果所作的著作联系起来。他本人坚持认为，《或此或彼》具有一种构成整体所必需的完整性，是一个更大的整体的组成部分：

我的同代人无法把握住我的写作构想。《或此或彼》被分成四部分或六部分，在6年中分别出版，这并不错。但是，《或此或彼》中的每篇文章都只不过是一个整体的一部分，而整个《或此或彼》又是另一个整体的一部分：毕竟，一想到我那些平庸的同代人们，就足以使人犯傻。^③

三年之后，以及再过几年之后，基尔克果再次肯定了始于《或此或彼》的一系列复杂作品的完整性，并界定了这一整体的

① 《日记与论文》卷6，页6947（《论文》卷11-B57）。

② 《日记与论文》卷5，页5627。海伯格在1843年3月1日的“Vintersøed”，Intelligensblade里写道：“作者非同寻常的华彩、学识和风格上的熟练未能与一种有机的能力结合起来……”。也可参见《或此或彼》（下部），《文集》卷4，页411（《论文》卷4-A216）。

③ 《日记与论文》卷5，页5905（《论文》卷7-A118，1846）。

性质。

一项始于《或此或彼》、一步步前进的著述活动在此寻找它在圣坛脚下尽善尽美的栖息之地，作者在那里深深意识到了他自身的缺憾和罪过，肯定不会称他自己是真理的见证人，而仅仅是个独一无二的诗人和思想者，他“毫无权威性”，没有什么新东西要带来，却“想要再次以一种有可能更加内向的方式阅遍个人生存关系的原初文本，以及父辈们传下来的、古老的、熟悉的文本”（参见我的《最后的附言》的附言）。①

我所理解的著述任务业已完成。它是一个观念，从《或此或彼》到“反克里马库斯”（Anti-Climacus）的这种连续性，反思中的宗教观念。②

基尔克果论文中的最后几篇之一（1854）重申了这一思想，并超越了“反克里马库斯”。计划中的概括作品的扉页上简短而又显豁地写道：

我的计划：《或此或彼》，S. 基尔克果作。③

根据基尔克果的看法，《或此或彼》作为囊括了用假名写作的作品整体的一部分，缺少一个要素：一个以体验方式叙述的段

① 《在耶稣受难日圣餐时的两篇讲演·序言》（1851）；《文集》卷18。参见的“附言”是《最初和最后的解释·附言》，《文集》卷12。

② 《日记与论文》卷6，页6770（《论文》卷10-B4：3），据《反省》（1851）的一篇未采用的序言草稿。

③ 《日记与论文》卷6，页6944（《论文》卷11-B54）。